

全球化境遇中的 西方边疆理论研究

于沛 孙宏年 章永俊 董欣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化境遇中的 西方边疆理论研究

于沛 孙宏年 章永俊 董欣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于沛, 孙宏年,
章永俊, 董欣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004-7278-0

I. 全… II. ①于…②孙…③章…④董… III. 疆域—理论
研究—西方国家 IV. K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4771 号

策划编辑 冯 斌
责任编辑 沈锡麟
责任校对 易 凡
封面设计 部落艺族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书以新航路开辟至今的西方边疆理论——其发展变化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并对这 500 多年间的主要观点、理论进行重点探讨。

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

本书以西方边疆理论为研究对象，有许多方面值得注意，要而言之，至少有四个方面：

其一，“西方”的概念和本书涉及的地域范围问题。“西方”一词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就是指“欧美各国，有时特指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和美国”。^① 在其他语言中，“西方”的含义也是多种多样，如英语中“the West”包含“西方；西洋（指欧洲及美洲，与亚洲大陆）”和“（国际政治）西方国家；西方集团（指西欧与美国；与东欧，苏联及中国相对）”多种含义。^②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227 页。

②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09 页。

2 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

欧美国家也有学者从政治学、文明、文化的角度理解“西方”，比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就一再提出“西方文明范围”和“西方国际组织成员”的问题，而且提出存在着一条“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分开”的“伟大的历史界线”，还认为“这是欧洲文化的界线，在冷战后世界中，它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①

我们认为，在新航路开辟以来的500多年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全球格局的变化，“西方”的地域范围不断变化，“西方”的大国分布格局也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而变动，先是从西欧扩展到中欧、东欧、北美，19世纪末期东亚的日本又力图“脱亚入欧”以成为“西方”列强的一员。本书所涉及的“西方”主要是指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论述的重心也主要是欧美国家和日本的边疆理论，尽管日本在自然地理上属于东方国家的范围。

其二，“边疆”的概念及其与“边界（国界）”的关系问题。边疆问题与边界（国界）问题密切相关，又有一定区别，本书的论述中首先注重边疆理论的探讨，其中也涉及一些相关的边界理论。从概念上看，“边疆”的含义就与“边界（国界）”密切相连，二者的区别又是明显的，现代意义上的边界（国界）通常是一条线，边疆则指一个地带。比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边界”则指“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界线（多指国界，有时也指省界和县界）”，“国界”是指“本国与邻国的领土之间的分界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1页。

线”，“边疆”则“靠近国界的领土”。^①这就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二者含义上的联系与差别。当然，如果就语言、词汇的表述来看，各种语言又有一定差别，如现代英语中一般以“borderline”表示“（两国等之间）的界线，国境线”（lines that marks a border），“borderland”表示“边疆、边区、边境”（district on either side of border or boundary），分别表明了一条线和一个地带；以“frontier”表示“国境、边疆、边界”（part of a country bordering on another country）。^②又如法语中的“frontière”也同时表达了“边界、国界”与“边境、国境、边疆”多种含义。^③从西方涉及边疆、边界的学说、理论发展的实践来看，这500多年间既有专门论述边疆问题的内容，又有专门论述两国或多国边界（国界）的走向、划分、标志的内容，还有的学说、理论同时包含对边疆变迁和边界（国界）变化、划分及标志等方面的内容。由于这些论述中，边界（国界）与边疆问题关系极为密切，本书在探讨中采取同时研究的办法，既有与边疆有关的观点、理论，也有与边界（国界）相关的观点、理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边疆问题本身就远远不是理论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本书涉及的边疆问题在这500多年间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边疆”的概念也不断发展变化。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末，西方关注的“边疆”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边疆，所涉及的范围又在不断扩大。这400年间，西方各国主要关心本土的领陆、领水的边疆和边界。随着殖民扩张、瓜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4、425页。

②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467页。

③ 《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61页。

4 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

分世界斗争的激烈,他们又开始关注殖民地的范围和边界。为了确认本土和殖民地的疆界,西方各国以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理论为基础,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815年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为依据,通过划分边界的实践来确认欧美各国的疆界,使国际法中领土变更方式和边界确认等内容不断丰富。同时,欧美列强为了殖民扩张、瓜分世界,无视亚非拉地区各国、各部族之间原有的习惯边界线,通过一系列双边或多边条约,人为地划定了殖民地、势力范围、保护国的边界。这些实践促进了国际法中疆界理论,特别是添附、割让、先占、时效、征服等领土变更方式的形成、丰富,比如列强为争夺非洲,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就所谓的“有效占领”达成一致,就使“先占”理论更加系统化。而且,列强的海外扩张使“海洋国土”的重要性日益显现,领海制度逐步得到确认,但领海宽度则有3海里、6海里、8海里、12海里、100海里等多种观点。19世纪末,美国马汉提出“海权论”,既是对海洋、海军在西方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历史的总结,又促使帝国主义殖民加紧发展海军和海外争夺,使“海上疆界”问题更加突出。

20世纪上半期,随着列强对世界的争夺加剧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西方的“边疆”概念不断扩展,由原来领陆、领水两种“边疆”发展到领陆、领海和领空三种“边疆”。各国在继续关注领陆、领水的边疆、边界的同时,领海及其宽度和领空的疆界问题受到普遍重视,也提出了种种理论。其中,领海宽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毗连区、历史性海湾等是关注的焦点,大陆架问题也被提出。在1930年的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上,各国一致认为曾经使用的“领水”不如“领海”适当,因而将领水改为领海,而领海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但对领海宽度、毗连区、历史性海湾等争论激烈。飞行器的不断发明、飞行技术的日益提高,特别

是飞机在一战中发挥巨大威力的事实，使“空中疆界”问题更受重视，意大利人杜黑等提出了“制空权”理论，而国家主权及于空间的主张得到认可。1919年的《巴黎航空公约》就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上的空间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这一原则被后来的国际空间法，如1944年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国际航班过境协定》等继承。此时，国际法中已形成对“国家领土”概念的共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中就规定：“本公约所指一国的领土，应认为是在该国主权、宗主权、保护或委任统治下的陆地区域及其邻接的领水”，缔约国又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上空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这里强调“宗主权、保护或委任统治”与主权同样重要，是对新航路开辟以来国家领土取得、变更实践的总结，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1945年至今，西方的边疆理论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变化，使疆界问题日益复杂。一是随着二战之后冷战格局的发展和亚非拉一批国家的建立，各国之间不仅陆疆、海疆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南、北极地区引起更多的关注。对海、陆边界纠纷的增加推动划界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联合国召开了三次海洋法会议，领海宽度、大陆架、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问题取得突破，并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达成共识。不论南极还是北极，都有国家对其提出领土要求，这些要求都被通过公约冻结或没有得到承认。二是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航天航空技术的发展，各国在关注陆、海疆和“空中疆界”的同时，又日益认识到太空是一个具有特定性能的新领域，可以从地球的“地理边疆”向“太空边疆”延伸，出现了第四种边疆——“天疆”的概念，是否拥有空间制高点开始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美、苏、日本和西欧等大国就围绕着“天疆”问题展开激

烈的争夺和较量,出现了“高边疆”等理论。三是边疆从有形的陆疆、海疆、“空疆”、“天疆”等“地理边疆”发展为“经济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利益边疆”等无形的“边疆”,从地理的边疆发展为多种形态的“边疆”。这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网络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方式的发展,冲破了地理上边界、边疆的限制,不可逆转地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无形的经济、文化、信息等新的“边疆”,西方大国的某些理论就鼓吹借助经济、网络等多种手段,从多种形态的“边疆”打破发展中国家的国界,从而冲破地理上的有形的边界、边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

如上所述,从总体上看,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各国的“边疆”理论往往同时以“边疆”、“边界”为对象,但西方的“边疆”观念却不断变化,“边疆”的概念、范围、形态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有形的“边疆”到无形的“边疆”、从地理的边疆到多形态“边疆”的历程。而且,在20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崩溃以前的几百年间,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者以“保护国”、“势力范围”等名目控制的地区遍布亚非拉地区,它们在论述自己的领土时,往往强调“一国的领土,应认为是在该国主权、宗主权、保护或委任统治下的陆地区域及其邻接的领水”,所以谈到自己的“边疆”问题时往往既包含本土的疆界,又包括其“宗主权、保护或委任统治下的陆地区域及其邻接的领水”的疆界。因此,本书在探讨新航路开辟至今500多年间的西方边疆理论时,所论述的“边疆”概念也是不断发展的,即从有形的“边疆”到无形的“边疆”、从地理的边疆到多形态“边疆”都兼容并包;而且既涉及某个国家的疆界问题,又包括列强关于殖民地、势力范围等境外控制区的疆界的理论。

其三，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中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由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与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学科的研究关系密切，与这些学科的研究有交叉、复合的部分，而这 500 多年间西方有关边疆的理论又分布于这些学科的各种论著之中，不仅国际法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有相关的内容，而且历史学、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的论著中也有相关论述。由于这些论述散见于各种学科中，尚未进行充分的梳理，因此本书所论就以边疆问题为中心，涉及多种学科，以便尽可能全面地整理其中的相关内容，较为系统地介绍有关的理论，并揭示西方边疆理论的总体发展脉络。

其四，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中资料来源的多样性、复杂性。这 500 多年间，西方边疆理论的提出者，既有以学术研究、文化教育为主要职业的学者、思想家，也有长期从政的官员、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有一些人具有了多重身份，比如英国的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在政界、学界等方面均有活动。西方边疆理论除了由这些人士提出外，一些理论还源自某些政府机构、学术流派或学术团体，以官方文件、学派论坛、论文著作等多种形式表达出来。这些理论、观点又分散于各种学科、各种语种的文献之中，所以与此有关的学术资料可谓汗牛充栋，本书作者只能从上述西方各国的各语种、各学科、各流派中，力求全面地蒐集其中有代表性的资料，较为系统地加以探讨、论述，因语言、功力及见闻所限，难免挂一漏万，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 西方边疆理论的特点及研究价值

本书之所以选取新航路开辟至今的西方边疆理论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在于边疆问题的现实性、重要性。“边疆”现在是含

义较广的词汇，中外辞书的用语、解释各不相同，但所作的解释又很相近，一般解释为“靠近国界的那个地方”，把它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①在今天，“边疆”既是一个让人们充满无限遐想的空间区域，与奇特的风光和各种旅游、探险活动相联系，又是值得探究的重要学术命题。边疆问题不仅与边界（国界）、边防、民族、国家安全等现实问题关系密切，而且与国际风云的变幻、国际社会的“大棋局”紧密相关，在我国和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次在于边疆问题研究的特殊性。这一研究涉及许多方面，与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军事学、国际法等多个学科的研究相关联，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西方的边疆问题研究，在各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比如欧洲国家对边疆问题研究无疑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但我们认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边疆、边界理论兴起于民族国家出现之后，特别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又往往与殖民地扩张、边界划分等问题密切相关，有关的论述又包含在国际法、地缘政治等的相关理论之中。如法国的维达尔（Paul Vidal de la Blanche）及其后的学者都提出了某些相关的理论；美国的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19世纪末就提出的著名的“边疆假说”，对美国的边疆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由此创立了“边疆学派”，以后一个多世纪里美国的边疆问题研究一直在争论中进行。

最后在于研究西方边疆理论有利于推动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的深化。中国的边疆问题研究，特别是边疆史地研究源远流长，近

^① 马大正：《中国与中国的边疆》，载于“中国边疆在线”网站（[www. Chinaborderland. net](http://www.Chinaborderland.net)）。

年又取得很多成果，但理论研究仍相对薄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推进我国的边疆理论研究，我们需要了解、借鉴、吸收西方关于边疆的各种理论、观点。在西方的边疆问题及相关研究方面，近年来我国学者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何顺果教授的《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① 和张世明、龚胜泉教授的《“边疆”一词在世界主要法系中的镜像：一个语源学角度的考察》^② 等。尽管如此，就系统研究西方的边疆理论而言，现有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亟须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系统的探讨。

西方关于边疆的相关论述无疑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这些论述对后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又是导致世界格局变动的重要理论之一，而且对于今天仍有重大影响。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边疆理论正是本书所探讨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边疆理论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特别是在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出现并形成相关理论之后才逐步形成、发展起来，因为边疆是与边界（国界、国境）等问题密切相连的，这些问题在西方又是以民族国家的理论为基础，并相辅相成发展起来的。恰恰在边疆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在全球逐步展开殖民扩张，并把它国家理念、边疆观念带到亚非拉地区，而且在殖民扩张、争夺过程中不断调整、发展各自的理论。15 世纪末至 19 世纪末，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格局不断变化，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和美国都在扩张中提出过某些理论，

①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②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2 期。

并在实施中调整、发展,后来崛起的日本也在“脱亚入欧”前后提出、调整了自己的疆界扩张理论。进入20世纪,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冷战前后和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的边疆理论在过去的基础上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种种的新理论。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全球化”是学术界很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新航路开辟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象和现实,又对西方的边疆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500多年间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和世界格局的变幻,与此前的数千年相比,西方边疆理论对于西方和全球产生的影响更大,更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需要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总结其发展脉络和主要理论,以推进我国今天的边疆理论研究。

三 本书的研究重点和主要内容

这500多年间,西方的边疆理论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书据此把新航路开辟以来至今分成四个时期,分别探讨各个时期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状况和主要理论及流派。新航路开辟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近400年间是第一个时期。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扩张引起了全球格局的变动,世界各国的版图也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边疆理论的重要前提,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则是近代边疆理论的内在动力。

这一时期,边疆理论总体上还是处于早期发展形态,主要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边疆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争夺开始发生变化,又主要反映在领陆和领水上,而国际条约中涉及领土、边界等边疆理论,近代国际法中承认的领土变更方式对古代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取得、丧失的规则有因有革,领海制度的确立也是边疆理论

的重要变化。地缘政治学（政治学思想、地理学思想）的论著、学说，如孟德斯鸠的“地理说”也直接或间接涉及边疆理论问题。就各国而言，西方各国在殖民扩张中形成各自的边疆理论和观点，俄国、美国和英国就比较突出，俄国的边疆扩展体现出由地域性蚕食向对世界水域的争夺倾向，其边疆扩张的理论主要有恢复祖传地产理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等；美国的边疆表现出明显的“移动”特征，“天定命运”论对它在北美大陆版图的奠定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成为扩展疆界的主要方式，随之产生了“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的理论。

19世纪70年代至1945年的80多年间为第二个时期。欧美和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格局不断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国又建立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后意大利、日本、德国法西斯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它彻底摧毁，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美、苏、英等大国又酝酿着战后新的国际体系——雅尔塔体系。随着世界格局和世界地图和各国版图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与边疆、边界相关的新问题，边疆理论也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国际法的相关理论发展迅速，一是随着列强瓜分地界和“一战”后调整的需要，领土概念和领土的确立、变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二是主要形成于西方的国际法，传入中国、越南、泰国等东方国家，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中的相关理论迅速发展、高度成熟，19世纪末德国拉泽尔（Friedrich Ratzel）提出国家是一个“空间有机体”的观点，被认为是该学科创始的标志，此后美国的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权论”、英国的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大陆心脏学说”，意大利的杜黑（Giulio Douhet）等提出的“制空权（command of the air）”学

说,以及德国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的观点和法国一些学者的疆界理论等相继出现。

这一时期,就各国国别性的理论而言,美国、俄国、英国、日本的理论、观点较为突出。美国的边疆扩张和参与对世界的争夺引起学者关注,19世纪末特纳提出的“边疆假说”、开创了“边疆学派”,此后这一“假说”与边疆学派的研究一度占据了美国史学的统治地位;美国学者除了以边疆的视角、观点和理论研究本国历史外,还以这种观点与理论研究别国的历史。俄国经历了从帝国主义的沙俄到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历史变动,在扩张过程中沙俄政府和学者提出了一些“理论”,对边疆民族采取压迫政策,并进行了所谓的“边疆探察”活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等苏俄领导人把“民族自决权”理论付诸实践,在边疆地区实施民族平等政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边疆政策发生一定变化,甚至是某些方面违反了列宁的理论和观点。英国、日本本土的边疆、边界问题并不突出,它们在向外扩张和维护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产生了“边疆问题”,提出“边疆”理论。英国的寇松、麦克马洪等提出了自己的“疆界”理论,并在殖民地边界、边疆问题上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划定边界是其中值得重视的内容,杜兰线、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李奇维线等就反映了某些理论、观点。日本的学者们先后提出过“脱亚论”、“国权论”、“大东合邦论”等理论,军、政官员也提出过“征韩论”、“主权线”与“利益线”、“征服支那论”、“生存空间”等理论,其中不少理论、观点成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直接源泉。

第三个时期是1945年至冷战结束的4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两极化”,进入以美苏两极对抗为特征的东西方冷战岁月,美国和苏联两国崛起成为世界性强国,并

在雅尔塔体系内保持和扩展有利于自身的势力范围格局；殖民体系在亚非拉地区的崩溃引起世界政治地图的巨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在这种世界格局下，不仅各国之间传统意义上的边界纠纷、领土争端频繁，而且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推动了国家边疆视野的扩展，经济发展引发对国家无形边疆的重视，“边疆”也成为各国关注的问题，所提出边疆理论则反映出各国对自身的国家利益的理解和认识。

这一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冷战期间的边疆理论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容，主要的特点是人们日益从多角度的视野来思考边疆问题，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有所消退；旧有的边疆内外对立与冲突的逻辑开始减弱，相互合作谋求利益的成分增多；国际实践体现出来的保护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及要求等原则，彰显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性。国际法上与边疆、边界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大进展，总体来看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随着战后世界的发展和国际社会认识的提高，领土概念、领土主权原则最终确立，领土变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海域划界立法、空间立法取得重大进展；二是上述国际法成果在战后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它们维护自身独立和国家安全的依据和武器；三是一些带有殖民扩张时代色彩的成分，如领土取得方式中的“先占”（占领）、“征服”、割让（部分为被迫割让）、时效等原则，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美国、苏联和西欧国家的国家实践所体现出来的边疆理论与二战之前的情况相比都发生了变化，美国怀着称霸世界的目标，其所谓战略边疆开始向全球（甚至宇宙空间）扩张；苏联尽可能地在全世界扩张势力，至少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运动服从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其扩张的后果是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西欧国家则表现出一种独特性，这就是建立

在一体化实践基础上的边界在西欧的弱化。

第四个时期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十余年间。两极格局的终结成为美国世界政治霸权的起点，它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极力谋求世界霸权。美国奉行“单边霸权主义”，在国际事务中不与任何国家进行多边协商，而由美国自己独断专行来解决问题。而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各个国家的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日趋在更深刻、更广阔的层面上融入世界，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边疆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利益边疆”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产生了“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的概念，并在现实生活中首先涉及经济边疆和政治边疆。西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种种理论，包括“人权高于主权”、“国家国际化”和“国家主权让渡论”等，这些冲击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及相关理念，人们由此开始思考：边界是否是绝对的防线？信息时代的到来又使“信息边疆”成为一种正在形成和崛起的新的国家边疆，即在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条件下，主权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信息资源，同时获取和创造新信息的空间和领域。它大大突破了国家的地理疆界，已经成为在陆疆、海疆、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边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委托课题的研究成果，课题组由于沛研究员和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三位博士组成，于沛研究员提出了总体的框架和思路，而后分工撰写，最后由于沛、孙宏年统稿。在课题设计和撰写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几易其稿，全书无疑是集思广益、分工合作的共同成果，而每一部分又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撰写